

围炉诗话

一函
四册



圍爐詩話卷之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入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卽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等濃詭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余友常熟馮定遠、班有

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而文多難盡載舉其要義曰古詩皆樂也文士之詞曰詩協之于律曰樂後世文士不嫻樂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聲歌者故詩與樂判如陳思王陸士衡所作樂府其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是也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爲之詞如饒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

聲成文謂之歌。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有歌行行之
爲名不可解。仍其舊而已。亦有不用樂府而自作七言
長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也。
今人謂歌行爲古風。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
言無古詩之說。齊梁之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
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詩。或以爲梁武帝。蓋誤
也。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
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同律詩。則唐
樂府亦用律詩也。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

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
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
者矣。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
行之類。多言當時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
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
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
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
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
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

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不難知，而後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歌行，祖述騷雅，下迄齊梁，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輩效之，讀之令人笑來。王元美論歌行云：內有奇語，奪人魄者，直以爲

歌行而不知其爲儷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
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
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團扇。青河。畔草。皆
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
府也。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
者爲詩。至謂古詩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
古詩。謬之極矣。樂之大者惟郊祀。渠乃曰樂府之有郊
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李西涯之樂府。其文不諧。金石
則非樂也。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又不昧時事。則

不合于漢人詩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當名爲詠史乃可
夫詩之爲文一出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
惟取達志李氏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
詩之體也

此語歷六百年來
惟定遠言之耳

而序譏太白用古題過

矣其集古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來言樂府者惟
宋書最詳整其次則南齊書隋書及晉書皆不及也郭
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
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
作詩料者童蒙所讀也楊鐵厓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

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矧體頗傷于怪然篤而論之不失爲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之太常樂府用詩黃心甫扶輪集敘云今不用詩非也史概所載乃元曲調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宏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

望名似佳
洋山八桂

似檀收齋

此名太清珠
問陶即能為
之有阿好者

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脣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為宰相真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看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

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問曰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兩先生詩草有邢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久以爲定論今之推重定遠如此得毋自以爲地平答曰心實讓焉何自爲地有好句之詩不讓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敢相強余則實不敢與之並轡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日識見稍進故如是耳孰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如張承吉詩云馬鬼宮柳正依依重見鑿與

承吉以香虎
不日獨之在
長修勤難音
以人壽上喜以
等亦有中甚後
西名昭天下
黑昭昭在石
三百五十一
矣

幸蜀歸地下阿環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一往讀之似輕薄。謔笑夫僖宗之西狩。由奄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詩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見。此唐人能事也。見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詩。定遠四絕句。能作唐人詩者也。問曰。先生近日所進如何。答曰。向者謂古詩唐詩各自成體。作唐體者。不受困于宋明。卽得成詩。今知不然。漢魏詩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體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雖受行騰。不傷跬步。凡守起承轉合之法者。則同婦女足指。弓彎纖月。娛目而已。受幾許痛苦束縛。作得何

事唐詩尚不稱余意。何況定遠。又况自所作者。而欲爲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錯。末如之何耳。猶憶四十年前見賀黃公銅雀臺妓詩云。閒撫金爐嗟薄命。八年兩度見分香。其刺子桓隱而切矣。定遠敵手也。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蘇武李陵詩。余疑是漢人送別之作。托名蘇李。詩之敘景。必不絕遠。而蘇詩有俯視江漢流。行役在戰場。何也。李詩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詩。干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
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

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
及。

魏文帝劉勳妻二詩。及折楊柳行。思無邪而詞溫厚。三
百篇之遺聲也。西北有浮雲。宜是爲中原人流寓江南
者作。

王粲從軍詩曰。討彼東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
操敗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當告誰也。其

多稱述此有
信乎勿有後
石星記中

曰相公征關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韓遂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相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者當是十八年進軍濡須相守一月退軍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也赤壁濡須事措詞得體

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爲之詩如擬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勳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瞻之于馮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與事與

意皆不傳擬之則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學兒童之爲也
阮籍郭璞詩有憂時慮患之意文通所擬皆失之

阮公咏懷詩云駕言發魏都是司馬未篡時所作又曰
修竹隱山岑射干臨增城是爲曹爽賈充其曰葛藟延
幽谷必言夏侯元荀勗輩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況
戀妻子言羅禍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長醉而詩不言
酒傅元詩云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旁必說時事郭璞
遊仙詩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悵鬱語可見遊仙是托
方外以自遣也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揚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貞觀至景龍之五古、嚴爲汰擇、有善者止百篇、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隣咏古詩似